洞天奧旨

洞天奧旨卷之三

山陰陳士鐸敬之甫號遠公著　竹孫陳鳳
會稽陶式玉尚白甫號存齋評　玄孫增方洲　校

瘡瘍生于富貴論

瘡瘍之生無分富貴貧賤然而貧賤之人往往易治富貴之家每每難治其故何也蓋富貴之家所食者燔熬烹炙之物也居處安逸姬妾衆多未免逸則思樂樂則思淫淫則泄精必甚泄精既甚則腎水虧涸水去而火必動火動

而水更衰必至陰陽兩虧腦髓不振于是服熱藥以助之又嫌藥力之微也復修合金石等藥以博其久戰之歡然而金石之藥止可助火而不能助氣夫助氣之藥舍人參無他味也惟是富貴之人貪歡者多而吝惜者正復不少用熱藥以助火非多加人參不足以駕馭其猛烈之威無奈人參價高方士勸多用人參富貴人必有難色乃遷就而改用他味未免力薄勢衰火旺無制而腎火沸騰矣火勝則外勢堅舉而不肯倒自必多入房以快慾愈戰愈酣火益熾而水益乾水乾則難以伏火而熱乃化毒結于腸

胃矣久之水涸火炎陽易舉而亦易泄心甚貪歡或有忍精强戰之時火毒乃變爲膿血毎于不可思慮之處而生癰生疽也故貧賤之人所生者半是陽毒而富貴之人所生者盡是陰癰以其結毒在于陰處故所發亦在陰之部位陽毒易消陰毒難化又何疑乎雖然陰陽之毒總貴早治治若早皆可速愈但陽宜清補以消毒陰宜溫補以化毒也

疔瘡形症論

疔瘡之症其形多端近人有分三十四種者亦象形而名

之也其實分五色以配五臟庶足以包之不必多立名色也如疔生于心經其色赤其形生于心臟之俞募經井之端或手之小指身熱心煩睡臥不安口乾燥其痛應心小便短赤面紅紫舌上有裂紋或有珠子如疔生于肝經其色青其形生于肝臟之部位或在脇肋或在足之大指之端其症寒熱頭項痛眼中發火光口苦脇痛小便難而青如疔生于脾經其色黃其形多生脾臟之部位其症不食多嘔吐如疔生于肺經其色白其形多生肺臟之部位經絡或生于手之大指其症發熱咳嗽如疔生于腎經其色

黑其形多生于腎臟經絡部位足之小指湧泉等穴其症寒熱面色黯此五臟之疔也凡見色黑者即治其腎凡見色白者即治其肺凡見色黃者即治其脾凡見色青者則治其肝凡見色紅者即治其心而佐之解毒托裏之藥何疔之不盡愈乎況因其形色而察其經絡尤百不失一也此古人所以止言五疔而不多其名目者誠得其要也然吾更有兼治之法一見諸般疔毒除頭項之上開手即用艾火灸之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而止隨用金銀花三兩紫花地丁一兩白礬二錢生甘草三錢當歸一兩

水煎服之則各疔無不盡愈倘人畏灸即單以此方煎服二劑亦無不盡愈者也雖有緩急之分生死之異皆不必問惟色慾則斷斷宜忌犯之不可救療非吾方之不神也癰瘍疽疔但有陰陽內外虛實之分無大小之別外科精要之書乃謂二寸至五寸為癰五寸至一寸為疽者謬以小者為疔尤謬之謬也灸法上頭項禁灸餘疔無不可灸也但服前方實救死之法人宜知之

瘡瘍陰陽眞假論

經曰諸瘍痛癢皆爲心火似乎瘡瘍癰疽無非陽火也誰

知陽能變陰陰難濟陽無有一定之規乎夫陽火之旺乃陰水之虧也本是陽症亦宜補陰以濟之況原是陰症反用消耗之藥必至損陽而更涸其陰安得不變生偏勝之禍哉如瘡毒初起筋攣骨痛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非陰症似陽乎不用溫散而妄用寒凉或食生冷之物使瘡毒內陷遂至陰極似火其而煩悶之症生苟不用溫煖之藥則陰不能退而陽不能回也如瘡毒初起色紫皮赤腫突作痛惡寒喜煖非陽症似陰乎不用寒散而妄用辛熱或食燔炙之味使瘡毒外腐遂知陽極似水甚而昏憒之

禍作苟不用冷瀉之藥則陽不能制而陰不能生也然而陽似陰者易療陰似陽者難醫世有瘡瘍大爛洞見腑臟或見筋骨瘡口黑陷身不能臥口不能食人認爲陽症之敗壞也詎知是陰虛而不能變陽乎夫潰爛而至于臟腑筋骨之皆見此從前不用補劑使毒過于沿燒將好皮肉盡化爲膿腐耳口不思食本不可救然用參芪歸熟佐之化毒之品亦往往有得生者倘日以解毒爲事絕不去補氣血之陰則陰不能變陽又安能死變爲生哉更世有瘡瘍將愈而不收口百藥敷之絕無一驗人以爲餘毒之未

淨也詎知是陰虛而不能濟陽乎夫獨陰不生而孤陽亦不長也若瘍致膿血已淨則陰必大虛止補其陽則陽旺陰虛陽雖有濟陰之心而陰實無濟陽之力所以愈補陽而陰愈虛陰愈虛而瘡口愈難合也倘錯疑毒之未淨用敗毒之藥則已虛益虛不特損陰而兼損陽矣助陽尚難補陰況攻毒又安能濟陽哉此皆不識陰陽之真假毋怪無治之誤也大約未潰之前多有陰症似陽之病若已潰之後雖陽症亦作陰症治之故俱宜用補而不可用散此實不傳之秘訣也

妊娠瘡瘍論

孕婦亦往往有生瘡瘍者不可與無孕婦人一概輕治之也蓋婦人懷孕宜護其胎一有損傷其胎立墮輕則殺子重則并其母而亦亡矣可不慎哉或曰孕婦既生瘡瘍豈可以不治治之不知婦女既已懷孕其氣血半已蔭胎若再用敗毒之藥重傷氣血必得不墮胎乎雖有故無損者消化其毒亦正無害然亦宜于補氣補血之中而少佐之以瀉火敗毒之味則在腹之胎無損而在膚之瘡亦易散也至于已産之後毋論瀉火敗毒萬不可施即少少內托

亦宜禁絕蓋產後亡血過多血室空虛止存游氣一用消耗之藥輙有頭暈眼花之症况禁消耗之乎如奪命返魂諸丹其名則美其實則惡恐有硃砂硇黃巴射等味在內其性暴悍安禁其攻擊乎毋毋有下喉而輙亡者治之法惟大補其氣血而不必兼治瘡瘍蓋產婦生瘡盡是陰瘍而非陽瘍也陰瘍在常人尚純用補劑產婦陰虛更無疑也不補其陰又將何補哉惟是產婦陰寒補陰恐不能濟陽也必須補陽以生陰而補陽之中更宜用溫燒之味使榮衛通行氣血流轉則壽氣不必攻而自散矣否則恐致

虛損成瘵甚或瘡口不斂卒至敗壞而不可救也

瘡瘍肥瘦人不同論

古人云肥人多濕瘦人多火濕多則痰盛而氣虛火多則液乾而血少倘生癰疽瘡瘍亦可同治之乎論理氣虛者補氣以消火毒血虛者補血以消火毒似乎深得病機也然而氣非血以相養則氣虛不能遽旺也血非氣以相生則血虛不能驟盛也蓋肥瘦之人分火多濕多則可分氣虛血少則不可夫氣虛之人豈即血之旺乎血少之人豈即氣之盛乎愚意氣血必須兼補當畧分輕重如肥人而

生瘡瘍也補陽氣之虚消痰化毒而不可耗其血如瘦人而生瘡瘍也補陰血之虧消火敗毒而不可散其氣如是則血足以助氣氣旺而火毒易發自發于表而不至逼入于裏有陽或變陰之禍氣足以生血血旺而火毒易消既消于裏而不至留滯于表有陰難濟陽之憂倘肥人但攻其毒補陽而不補陰瘦人但攻火毒補陰而不補陽皆非治法之善也必氣虚者重補其氣而輕補其血血虚者重補其血而輕補其氣則陰陽兩平而肥人瘦人之瘡瘍無難速效也

瘡瘍隨症用藥論

瘡瘍之症有陰有陽大約痛者爲陽癢者爲陰也未潰之前多是陽症間有陰症未有不先癢者陽症初起其痛甚常其形高突當用內疎之藥使陽火之毒外散而不遁入于裏也陽症已成其皮必紅其頭必軟當用內托之藥使陽火之毒內潰而毒出于表也陽症已潰其肉必腐其膿必多當用大補之藥使毒散而不聚火泄而不陷長肉生肌而和活其表裏也若陰症則不然陰症初起便虛即當用大補之藥不比陽症因膿潰而始虛也故內疎亦必大

補以疎之內托亦必大補以托之不必待其膿血已潰而後補之也然而陽症之變甚多而陰症尤甚既有變症豈可無變法以治之乎夫變症蜂起每在已潰之後而不在初起之時如潰後頭疼托裡方中不妨加川芎蔓荊子潰後驚悸必宜加人參茯神硃砂寒熱往來加柴胡地骨皮口渴不止加花粉玄參大便秘結加大黃麻仁小便不通加茯苓琥珀木通車前心虛煩悶加天冬遠志四肢厥冷加附子乾薑或嘔或吐加生薑半夏膿多者加川芎當歸血多者倍人參芪朮口不斂者加白斂白芨皮肉陷者加

肉桂甚附風瘙痛者加防風天麻肌肉死者加獨活官桂疼痛極者加沒藥乳香此皆治陽症之變法也若陰瘍變症惟有大用人參芪术多加金銀花肉桂附子之類庶可定變于非常萬不可執陽症治法以治陰變之瘍也

瘡瘍開住論

瘡瘍陽症其成膿之後必決潰而出或刀開其頭膿血迸流皆火一泄而即住必不走開沿爛無底止也有一等瘡不大突然腫痛疼或重或輕輕者麻木而不知倘生于背上如山之重重者宛如刀割刺戳五七日後或一頭從上

開發或兩頭開發或左右上下開發侵展不住雖內經謂不善調養乃七情之擾房勞之發穢氣所撞惡氣所襲也然而所言亦言其陽症而非兼指陰症也大約開發不住陰症居多非大補氣血之劑以托于內非至妙收斂之藥以散于外則內必沖突而外多腐爛也肌肉腐爛則氣血倍傷將來收口自然艱難而目前膿血何以止遏勢必潰壞而不可救矣故瘡口不開則毒必留中恐有犇心入臟之體然瘡口大開則毒又沿外恐有爛膚壞肉之虞夫犇心入臟與爛膚壞肉相較似乎少間誰知爛膚壞肉一發

而不住者皆毒氣攻心之變也所以用大補以衛其臟腑兼用收斂以護其肌膚表裏兩相顧而兩相治也或曰專補其內則氣血流動何畏腐壞乎不知火毒正熾其冲決之勢甚橫而且烈所到之處生肉即變爲瘀肉矣肉既變瘀安能不開發而外出乎故必須內補而外斂則生肉有保守之資可恃無恐而火毒內難存留自然盡發于外並作一竅而出斷不至再爲開發也

瘡瘍火灸論

近人治瘡瘍動尚艾灸誰知瘡瘍亦有宜灸不宜灸之分

乎大約陽瘡之癰疽不宜灸而陰症之癰疽必宜灸也蓋
陽症之癰疽發于外也若用灸法則毒入于內而不出反
多變症之生陰症之癰疽陷于內也若不用灸法則毒難
發外而居中自多喪亡之禍而灸法若何先用白紙一張
口含水噀濕鋪于瘡面之上看其何處先白即瘡癰之總
口也以墨筆點定其穴用大蒜切片如一分之厚貼于穴
上隔蒜灸之世有用附子片者有用生薑片者皆可用總
不若蒜片之更勝初灸即痛必灸至不痛始止初灸不痛
必灸至痛始止自一痛至數十痛或至數百痛不可半途

即撤也若初灸麻癢者亦必灸至痛而止蓋毒隨火化自然內之火毒隨外之艾火而宣散也實至奇至神之法不可視爲尋常而輕忽之然而陰症之癰疽亦有不可灸者又宜知之陰症癰疽在頸以下者無不可灸而生在頸以上者即是陰症斷斷忌灸蓋頭之上頭面也六陽之首而頂通于腦一用火攻則火毒無內藏之處必通入于泥丸而不能出轉成不可救之症矣世人誤認灸法神奇毋論可灸不可灸一槩用艾火亂灸之灸之不效歸咎于瘡毒之拙也而不知是誤灸之故也更有腎俞一穴在兩腰脊旁

係內腎命根此處亦斷不可灸蓋因水虧火動故稱發瘡若再加火灸愈添火熾其水益涸必致瘡口黑陷昏悶而死可不戒與大約陰虛之人外論生疽在首在腰俱不可灸往往有因灸而犯虛虛之禁世人競尚灸法余特著此篇與瘡家共商之云

瘡瘍刀鍼論

瘡瘍之發發于臟腑非發于肌肉皮膚也善治者五日之內原可內消因內消難以致發越于外五日內急用內治尚可消化于無形也不意仍復因循八九日遂成高突

之勢疼痛作膿不得不用刀鍼去其膿而瀉其火敗其毒而全其肉也若癰惡之症發于致命之所禍在反掌不得不刺故砭石鑱鍼刀鎌之類皆古人所制為決膿毒之器也古人豈好為忍心誠有所不得已耳然則刀鍼之類古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人不論可刺不可刺動用鍼以去膿動用刀以割肉往往有無膿而迸血割肉以損肌膚不愈而變症蜂起歸咎于刀鍼豈不冤哉我今商一用刀鍼之法見有膿急用鍼而不可緩否則寧少遲也見瘀肉急用刀而不宜徐否則寧少延也何至于誤用乎或人畏用

刀鍼而瘡口已斂膿血已多急宜割刺又有代鍼代刀之藥服之頭刺皮破而膿潰散之須臾肉化而肌生亦仁心神術也願醫工留意而亟施之也萬勿歸咎于不肯剌割而不可救遂坐以待斃也變通之法原在乎人救療之方豈止一二術亦貴臨症者善用耳

或曰瘡瘍既可內消何必又尚刀鍼不知避用內消之藥則火毒內攻暗爍肌肉外口雖小其內之窩正寬廣也譬如賊居深山之中無官兵攻散巢居穴處將闖土自王而外邊關隘過作綿小彼惟恐人知聊以掩飾耳

織不破其關隘則其勢日張延蔓無已罔所顧忌呼朋引黨勢必民化爲盜而好肉變爲腐肉矣故必須用刀鍼刺其外邊瘡口之皮挾其肉中潰爛之勢則內無隱藏毒可畢散然後外用膏藥末藥呼其膿而護肌肉復用湯劑散其毒而還元此剿撫並施之妙法也倘專尚刀鍼而畧去膏末湯劑亦未爲十全耳

又曰人有畏用刀鍼有用蜞針者亦變法也法用筆一個入螞蜞一條以管口對瘡頭使螞蜞吮瘡之膿血其毒即散如瘡大須換三四條若吮正穴蜞必死矣累效

之法也但可施于血實毒淺之症而不可施于陰症毒重之人徒竭其血于外而內實無益也

又曰人身有太乙人神在各穴中最宜忌之如逐年尻神逐日人神之類查歷本書之頗詳倘一犯忌禁其瘡瘍難愈

洞天奧旨卷之三終

洞天奧旨卷之四

山陰陳士鐸敬之甫號遠公著　曾孫陳鳳輝羽儀甫梓

會稽陶式玉尚白甫號存齋評　玄孫增方湖洞氏校

瘡瘍敷藥論

瘡瘍內散第一善法也至瘡口已潰內不能散必須外治之矣外治之法最多大約敷法爲佳敷者化也散也乃化散其毒使不壅滯耳然瘡瘍之緩急不同火毒之冷熱亦異必須斟酌其宜而後效驗始速如赤腫焮痛此陽火之

毒也宜用寒性化毒敗火之藥敷之如不變色而腫勢深暗者此陰火之毒也宜用溫性化毒敗火之藥敷之如不熱不涼此半陰半陽之火毒也宜用和解化毒敗火之藥敷之自然肌肉不壞而毒隨藥散火隨藥消膿易熱而肉不收也倘宜寒而用熱愈增其外炎倘宜熱而用寒益添其內陷倘宜和解而用攻擊自至于敗壞而不止也總之瘡瘍貴內外兼治而敷藥亦不可猛浪輕忽要貴用得宜耳

又曰瘡瘍既以陰陽辨之矣而陰陽之中俱用敷藥貼

之如陽症用寒藥貼之期其必散也後用熱藥散之不可竟用寒藥也如陰瘡初起即用熱藥後不必又用寒藥也如半陰半陽以散藥和之雜用溫藥散之不可先用寒後用熱也故不必論其皮之厚薄或先或後或乾或濕或生或死或香或臭惟以三者消息之斷不爽也

瘡瘍治法論

瘡瘍治法甚多鍼灸之外有用淋浴之法者有用燻炙之法者有用點照之法者有用追蝕之法者有用蒸之法者有用吸之法者有用烙之法者用之得宜皆可奏功用之

失宜皆能敗績余所以一槩棄而不用也古人創造諸法
未嘗不效故留法以示人而無如後人不善用之反至取
敗耳夫有效有不效尚非萬全之法況無功而有敗又何
取哉余近得異人之傳皆以內治收功並不見有敗壞之
時間有敗壞之症多是乖戾別用以上外治之法而變遷
之也故余益信溻浴熏炙照熨追蝕蒸吸烙盡非良法也
守衛之大鐸何敢謂諸法盡可廢棄或別有仙傳制度得
宜奏效如響亦未可知而鐸實未遇之也以上諸法之內
追蝕而用水蛭以吮血吸治而用蟾蜍以收火無害有益

劑可用之餘則未敢信其皆善也總之爭先之法莫妙於內治爲良內治必須急早治之蓋治之早則必散之速治之緩則必散之遲何若因循觧怠必俟成膿出毒後用諸法之紛紛哉

瘡瘍調護論

瘡瘍火毒亦甚大矣哉而世人往往輕視自以性命爲兒戲也大癰惡疔至危至險出生入死多在呼吸之際必宜謹慎卽小瘡細瘰亦不可輕忽蓋七情犯之十惡冲之或食異禽野獸之味未潰者忽變爲深陷已潰者倏易爲黑

紫終年累月醫療不轉可不慎乎無如世人偏易相犯其間諸忌之中尤宜慎者惱怒與色慾耳然而犯惱怒者不過瘡口有疼痛開裂之虞若一犯色慾則瘡肉有冰凍之苦新肉有流水之害然此猶陽症之瘡瘍也苟是陰症一犯色慾多至暴亡非大用人參芪术歸熟而並加金銀花桂附之品以急救之斷無生理萬不可仍治其毒而夭人性命也世人何苦貪片刻之歡愉受長夜之疼痛乎或謂瘡口開裂流水畢竟有火毒留于其中恐純用大補終非救療之法不知瘡瘍已潰之後原作陰虛治療況已經泄

而復碎況已止血而流水又有何火何毒可已處而重虛乎毋怪頃刻之服亡也吾願行醫者時將危語陳說于病人之前庶幾少知畏懼不至輕蹈已然之戒乎說知故犯罪在病人自取速亡與醫者何尤哉或曰先生既云犯已然之禁者必用大補乃用金銀花獨非瀉毒之物乎何所取而用之不知金銀花雖曰化毒實亦補氣血之品也誠恐餘毒猶存故兩用之取其補而能歛非取其瀉而去火也倘真信其無毒而單用補劑尤治療之神鋒又何敢議哉

又曰瘡瘍飲食之間最宜細愼如食驢馬駝騾猪狗魚蝦蟹鱉自死之屬如鵝鴨鴻雁鸞雀鶯鷺鳩鴿雞雉能言之類如獐鹿狐兎虎豹熊豺毒死之輩如黃瓜茄子胡荽生薑蓼芥葱蒜薤韭之物如桃杏棗栗梨梅櫻柿未熟之品如饅首蒸餅餛飩及燔炙煎炙油膩飽食均宜忌之惟羊肉蔓蘿蔔與黃白米糧可用

舍癰從症論

瘡瘍之症變怪百端然皆因火毒之盛也但火毒在未潰之前其勢甚凶其禍少緩而火毒當已潰之後其勢大衰

其禍更速夫勢因則禍速宜也何故勢衰而禍轉不發乎不知癰疽與各恶瘡當膿血崩泄之餘其邪火熱毒盡行外越所存餘血盡化爲膿且隨之而同敗惟一口正氣留戀于聯絡之中又有何實之有譬如强賊久居村莊一旦變亂刼人貲財擄人妻女將各家金錢盡行席捲驅少壯良民皆爲盜黨而去而城市空虛所存父老子弟非孱弱幼小即瘡痍殺傷之輩自救不遑安能重整戈矛再圖爭戰乎且盜寇雖去而無衣無食何以度日自然枵腹難熬變生疾病難生之不暇又烏能修我墻垣戰理芳舍乎其

捉襟露肘之苦有不可言語形容者予足痛定思痛窘迫之狀百倍于強梁現在之日往往民欲不從而不可得者故瘡瘍已潰之調較未潰之前而更難也所以未潰之前變止在于成尖之內而已潰之後變每出于敗壞之餘實有意想之所不到者當觀其所變以治症而不可執其經以治病也倘執經以治變未有不速之死者矣然則治變之法奈何大補其腎氣而不必問其火毒之存與不存者此合瘍治症之法即定變救瘍之法也名為合瘍正所以救瘍耳願與同人共商之焉

舍脈從癰論

癰瘍之脈未有不緊數洪大者或浮而弦或細而數或濇而緊或滑而洪種種不同必須辨其陰陽大約細濇者陰也緊數洪大浮滑皆陽也然陰陽之脈更須分別已未潰觀之未潰之時脈見緊數洪大浮滑堅實者乃順之脈也若見細濇等脈則逆矣已潰之時脈見浮沉遲細軟弱濇乃順之脈也若見洪大等脈則逆矣然而順逆不常虛實宜別脈可執而不可盡執也脈既不可盡執而癰則可見矣往往有未潰之前脈現洪大而得生已潰之後脈現細

潰而反死盡攻補之異也大約癰瘍各症未潰宜補以用攻已潰宜補而不可散而脈之或洪大或細微可不論也

餘又曰癰瘍有變換之時脈隨癰瘍之變換而遷改也故癰可據之以辨陰陽而脈不可據之以辨虛實以可據者可信脈而不可據者豈可信脈哉余素信脈者也但人生癰瘍者有時脈不可全信所以從癰瘍而舍脈也非脈不可信而全不信有如此人亦宜善看癰瘍參酌于二者之間而已

舍時從癰論

凡四時之際多發痧瘍非因時而發乎然痧瘍之發多緣于火熱夏天之時正火熱時也痧瘍生于夏天謂非火熱之極乎然夏天痧瘍是火熱也若秋冬之時其火已散其熱已解火散熱解其毒已消不比春天之鬱正熾也故痧瘍生于四時不可與夏天同論以時有不同也是以痧瘍生于夏日與生于四時有異蓋夏日可據時以論症而四時不可因症以論病以夏日有火熱而四時無火熱也夫夏日之火熱隨外而動四時之火熱隨內而生內無火熱則外之火熱何以引之故外不必引而內之火熱自動者

以內之火熱自甚也故瘡瘍生于夏日者內之火熱因于外之火熱相逼也瘡瘍生于四時者內之火熱不因于外之火熱相逼也所以生于四時者較夏日而更重舍時從證又何疑哉然則臉赤煩躁發熱飲冷便秘作渴脈洪數而實雖在嚴寒之時皆火熱也必用苦寒之藥瀉其陽而救其陰則火熱自散烏可因時冷而用熱藥哉若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無時手足逆冷雖在盛暑之時皆寒冷也必用辛熱之劑散其陰而回其陽則火熱自解烏可因時熱而用寒藥哉誠以夏日不可與春日並斷

而尤不可與秋冬並論也四時五虛五實之不同而處甚
不可拘也若泥而執之則誤之甚矣
又曰五實之症如腫赤煩躁發熱引冷便閉作渴脈洪
數者是也雖生于嚴寒必用大苦寒之藥瀉其陽以救
陰也五虛之症如脈細皮寒瀉利腸鳴飲食不入嘔吐
無時手足逆冷者是也雖生于盛暑必用大辛熱之劑
散其陰以回陽也若寒時治寒熱時治熱鮮不誤矣

瘡瘍用金銀花論

瘡瘍必用金銀花者以金銀花可以消火毒也然毒實不

同有陰毒陽毒之分其毒之至者皆火熱之極也金銀花最能消火熱之毒而又不耗氣血故消火毒之藥必用金銀花也以金銀花可以奪命不分陰陽皆可治之蓋此藥爲純補之味而又善消火毒無奈世人以其消毒去火而不肯多用遂至無功而且輕變重而重變死也若能多用何不可奪命於須臾起死于頃刻哉誠以金銀花少用則力單多用則力厚而功巨也故瘡瘍一門舍此味無第二品也所以瘡瘍初起必用金銀花可以止痛瘡瘍潰膿必用金銀花可以去腐瘡瘍收口必用金銀花可以起陷然

此猶補陽症之瘡瘍也若陰症初生背必如山之重服金銀花而背輕矣陰症潰膿心如火焚必服金銀花而心涼矣陰症收口癢如刀割必服金銀花而皮癢矣然此猶陰症而無大變也苟瘡癰之末知昏憒之罔察內可洞其肺肝外可窺其皮骨飲之而不欲食之而不知惟金銀花與同人參大劑治之亦可以奪命而返魂也誰謂金銀花豈小補之物哉而世人棄之者因識其小而忘其大是以他藥可以少用而金銀花必須多用也知金銀花之功力若此又何患哉

瘡瘍不可純委鬼神論

瘡瘍昏憒多是虛症其見神見鬼者人謂是前愆夙債耳夫前愆可以曉譬夙債可以令償每用銀錢以買命藥珠玉以續怨亦有得生者世遂謂有鬼神可以誠求可以哀告耳而孰知不然譬瘡瘍之鬼神因虛而自作不補其虛而惟求鬼神之解結鬼神其肯去乎況鬼神之現必非無由因虛自召非真有鬼神也故補虛而鬼神自絕不補其虛虛且難留鬼神何以去乎苟能察其自虛而大用金銀花之類佐之參芪歸朮則鬼神自去正歸而邪自散也及

至瘡瘍漸愈而鬼神暗失始信前非謂是無鬼無神之論而仍不信者詎之何哉

鐸又曰世有生瘡瘍而召鬼神者亦有不生瘡瘍而多集鬼神者是鬼神不因瘡瘍而有也余醫瘡瘍者有年往往見危困之時伢遇鬼神痛哭呼號暗擊重責而不已者是瘡瘍確有鬼神也及至大用參芪之後漸復其元而佐之消毒去火之劑健脾和胃之品正氣日旺邪氣日退不必逐鬼而鬼自走不必祛神而神自歸豈藥可祛逐鬼神乎可見人虚自召補虚正祛鬼神之法非

鬼神之果無也

鄧又曰言鬼而神在其中尼山云敬鬼神而遠之遠之者敬之也非無鬼無神之論補虛者正遠鬼神也人能常敬鬼神斷不戕賊身體致生瘡瘍以召鬼神暗擊重責耳

產婦生瘡瘍宜用補陰論

古人云產後必大補氣血爲主其他俱從末治可見產婦未有不虛者虛則必用補氣補血之味氣不補則氣衰血不補則血少氣血衰少者陰不足彷耳故產婦必以補陰

為先以亡血過多必至失陰耳或謂陰不可以驟生必先補氣以氣能生血氣旺則血旺血旺則氣益旺矣不知產婦之生瘡瘍者不可徒補氣也補氣必至生血血旺而瘡瘍同旺者柰何况瘡瘍之生皆血虧耳血虧則陰愈虧補陰而瘡瘍自失蓋陰能制火陽也陽受制則陰日旺矣陰旺而瘡瘍之間有血以潤腸胃有血以蔭筋骨又何火毒之不盡散乎苦補其陽有不增瘡瘍之勢哉故補陰于產婦勝補陽于產婦也是以補陰于陽中不若補陰于陰中也大約補陽者四補陰者六斷無陽旺而陰消矣

鐸又曰產婦生瘡瘍當分別生產與未生產未生產之前胎不崩墮血未虧也止補陽以生氣不必補陰以生血少佐之消毒敗火之藥則得矣已生產之後血大虧也惟補陰以生血而且補陽以生氣而消毒敗火之劑不必佐之也若慮瘡瘍之害而不顧產婦之虛怯一味消毒敗火鮮不悞矣

瘡瘍不必隨經絡用藥論

瘡瘍之生宜分經絡既有經絡烏可不分哉吾以爲不必分者以瘡瘍貴去其火毒不必逐經逐絡而用藥也以瘡

瘍之生有經絡之分而用藥之妙單以消火毒爲主以火毒去而瘡瘍自失經絡不必分而自分也試思解火毒之藥不外金銀花與蒲公英之類若必隨經隨絡而分之亦贅之甚矣用藥胡可雜哉

鐸又曰瘡瘍之生不在一處若不分別經絡則五臟七腑何以清頭面手足何以辨不識不知何所據以治瘡瘍哉雖金銀花蒲公英之類皆可散消火毒然無佐使之藥引之以達于患處亦不能隨經而入之是經絡之藥不可不用亦不可竟用之耳

洞天奧旨卷之五

山陰陳士鐸敬之甫號遠公著　曾孫陳鳳
會稽陶式玉尚白甫號存齋評　玄孫增乃渊[illegible]氏校

背發

諸癰瘍發于背者無非危症不可謂背瘍陽信是陽症而輕視之也然背之穴道甚多苟不分言之則經絡舛錯未必能道中病情也如生于大柱陶道身柱之穴是發于脊之上也生于神道靈臺至陽之穴者是發于脊之正中也

生于脊中之穴者是發于脊之中下也皆屬督脈之經絡生于肺俞厥陰俞心俞鬲俞肝俞之穴者是發于背中之兩旁也生于鬲關陽綱包肓秩邊之穴者乃發于背後之兩旁也皆屬足太陽膀胱之經絡夫旣是膀胱之經絡似與督脈無甚相干然而背脊乃河車之正路正路之氣不通則趨旁岐路盡行秘塞勢必至水火無旣濟之歡臟腑有各顧之苦則周身前後筋脈拘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治太陽之經必須兼治督脈以督脈之氣可通而不可逆也凡氣皆自上而下行惟任督之氣自下而上自下而

上者爲順自上而下者爲逆矣且督脉陽脉之海也足太陽之經原爲督脉之所統領通足太陽之氣正通督脉之氣也然而督脉氣通而足太陽之氣亦通矣故治之必須兼也以上諸瘍有頭向上者有頭向下者有上下各有頭而開發者或如蓮子或如蜂窠蓮子言其頭少不過一二十也蜂窠言其頭多不止五六十也此等癰瘍陽症少而陰症多總貴擁護心君不可使火毒内攻無奈背近于心最易腐肉穿膜及至穿膜百不救一必須于五日之前急早治之以大劑𨠵飲庶可奪命于垂危返魂于將死也凡

瘡頭開展止遏不住不論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亟宜用收毒等藥敷而圍之自不冲突也如此救療胃氣大開斷不至死

急消湯　岐天師傳治背心之間先發細瘰後漸漸紅腫高突大痛

忍冬藤二兩　茜草三錢　紫花地丁一兩　貝母三錢
甘菊花三錢　黃栢一錢　天花粉三錢　桔梗三錢　水煎服

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全消

神散陽癰湯　伯高太師傳治背疽陽癰初起

天花粉五錢 生甘草五錢 茯苓五錢 車前子五錢

當歸五錢 羌活二錢 黃芩三錢 紫苑三錢

生地一兩 柴胡一錢 一劑水煎服即消大半二劑全消若已潰後不可用矣

變陽湯 岐天師傳治背心初發小泡癢甚已而背重如山隱隱發紅暈如盤之大譫語胡言此陰癰陰癰也以此方救之

人參二兩 黃芪三兩 金銀花半斤 附子一錢

荊芥炒黑三錢 柴胡二錢 白芍一兩 天花粉五錢

生甘草五錢 水十餘碗煎汁二碗先服一碗後再服一碗服後陰必變陽而作痛再用一劑而痛亦消再服數劑全愈

錦庇湯　伯高太師傳治陰癰初起

黃芪三兩　肉桂三錢　生甘草一兩　荊芥炒三錢

天花粉三錢　貝母二錢　錦地羅五錢　茯苓一兩　水煎服

一劑即散大半三劑全消

轉敗湯　岐天師傳治背癰潰爛洞見肺腑瘡口不收百藥敷之絕無一驗此方治之神效

麥冬一兩　熟地二兩　山茱肉一兩　人參五錢
肉桂一錢　當歸一兩　忍冬藤一兩　白朮五錢　水煎服
五劑全愈

收肌飲　伯高太師傳治同前
熟地二兩　白朮二兩　山茱萸一兩　人參一兩
當歸一兩　生甘草三錢　甘菊花三錢　肉桂三錢
天花粉二錢　水煎服一連四劑瘡口自合必須節守
房事一月否則無功

定變回生湯　岐天師傳治背疽長肉瘡口已平偶

犯色慾惱怒開裂流水色變紫黑肉變敗壞

人參四兩　黃芪三兩　當歸二兩　北五味子二錢

麥冬二兩　肉桂三錢　白朮二兩　山茱萸五錢

忍冬藤二兩　茯苓一兩　水煎服四劑平復或疑藥料太重然變出非常不如此多用補劑萬難救死也倘愈後再犯色慾萬無生機

補縫飲　伯高太師傳治背癰愈後開裂

人參二兩　白芍五錢　當歸一兩　白朮炒二兩

麥冬一兩　肉桂二錢　附子一錢　熟地二兩

北五味三錢 山藥五錢 水煎服十劑可安

助陽消毒湯 岐天師傳治夏生背癰瘡口不起脈大無力發熱作渴自汗盜汗用參芪補劑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實喘促嘔吐陰症似陽此方主之

人參半斤 黃芪一斤 當歸四兩 白朮四兩 陳皮一兩 附子五錢 水煎膏作二服連服數劑乃愈此舍癰從症之法蓋症出非常不可以平常細小之藥以從癰也

起陷神丹 伯高太師傳治症同前

人參二兩　白芍五錢　當歸一兩　麥冬一兩

白朮二兩　肉桂二錢　附子一錢　熟地二兩

北五味三錢　山藥五錢　水煎服十劑可安

歸花湯　秦真人傳治癰疽發背初起

金銀花半斤（水十碗煎二碗入）當歸二兩（同煎一碗）一氣服之一日即散絕神方也世人亦有用此者不能多耳不拘陰陽之毒飲之立愈但過四五日則減半效然亦無性命之憂對口與無名腫毒亦可用或畧小其劑可也

泥丸發

泥丸宮在頭頂之上癰瘡發于此處九死一生其狀如火燎漿泡大如錢形色似葡萄之紫其瘡口不一或如碎粟倘四圍堅硬瘡頂色紅赤不黑尚可醫療乃陽癰而非陰也倘色紫而黑黯無光神情悶亂不知人事者乃陰癰而必死也蓋泥丸宮屬足太陽膀胱之經近于玉枕乃督脈之路也腎經之氣由督脈而上透玉枕入于泥丸而化精乃從額而下降于玉樓若腎精不足而泥丸內涸無精以養乃化爲火毒此無陰水以制陰火也腦既無陰又加生

癰髓海煎熬其精愈竭又何以救乎故往往有更變形容改換聲音煩躁口乾隨飲隨渴甚至腦骨俱腐片片脫下而亡人生此癰得于房術者居多興陽澁精盡是丹石燥烈之品或洗或嚼或噙于舌或封于臍霸阻精道久戰博歡真精枯竭髓盡火發遂發于頂而不可救爲可痛也必須于五日之前以大劑煎飲尚有生機倘五日後救之則生死未可定也

五聖湯　岐天師傳治腦癰生于頭頂之上者若對口偏口俱非腦癰也急以此方救之

金銀花八兩 玄參三兩 黃芪四兩 麥冬三兩
人參二兩 先用水十大碗將金銀花煎湯六碗再煎前藥至二碗一日服二次連服四日用四劑其癰漸愈改用十全大補湯重四兩與之又服四劑又改用八味地黃湯恣其酣飲可獲全愈此等治法乃九死一生之法也然舍此法惟蔓花湯乎

蔓花湯 伯高太師傳治腦疽初發

川芎一兩 玄參二兩 金銀花二兩 山茱萸一兩
麥冬一兩 貝母三錢 蔓荊子二錢 水三大碗煎服之

即消如尚未消者二劑全愈萬勿候其潰敗而始救之也蓋潰敗之時則不可救矣

腦後發

腦後乃玉枕脈府之穴道也玉枕爲督脈之關蓋督脈有三關玉枕其一也督脈由命門而上至玉枕乃河車之路也透過玉枕始達泥丸若玉枕脈府生癰如何能達腎氣至泥丸而化精乎蓋泥丸爲髓海內原有髓在也然腎氣無一日不上通泥丸者也腎氣因生癰而不能上達則泥丸之髓源斷矣何能化精以分布于各臟腑乎此處生癰

熱少輕于頂然是陰非陽則與頂發無殊故治療亦可通用如五聖散變化湯大劑吞服無不可救不比頂發于泥丸者十死而一生也或曰玉枕風府係足太陽膀胱之經且陽維之脈所繞未必不是陽症誰知膀胱火毒發動由于腎火之先動也況陽維之脈隨督脈而上行是陰非陽又何疑哉故可以治頂發者同治之也

三星湯　岐天師傳治陽症對口其形高突紅腫服之即消

金銀花二兩　蒲公英一兩　生甘草三錢　水三碗煎八分服

二服即消陽症已破者必三服膿盡肉生

聖神湯　岐天師傳治陰症對口或生于偏旁無數小瘡先癢後痛隨至潰爛腫不甚高突色必黑黯身體沉重困倦欲臥呻吟無力此方救之

人參一兩　生黃芪一兩　當歸一兩　金銀花二兩　白芥子三錢　肉桂一錢　白朮一兩炒　水煎服一劑血止二劑肉生三劑口小四劑皮合又二劑全愈

三花湯　伯高太師傳治對口初起神效

當歸二兩　川芎一兩　生甘草五錢　天花粉三錢

紫花地丁一兩　甘菊花五錢　水煎服二劑全消

耳後耳下發

耳後發者發于左右耳畔乃角孫顱息二穴之上下也發則耳聾嗌腫項痛手之小指肩肘俱因之而疼蓋手少陽三焦經之火毒也三焦經多氣少血是經生瘡最難奏功況又生于耳後未免耳屬腎經單治三焦而不兼補夫腎則水不足以濟火其火毒未必不更熾也雖消風抑火内疏內托隨症施治俱是良法而不大補其血與氣填其精恐未易遽愈也又有發于耳下者乃翳風瘈脈之穴也名

因首尾亦係三焦之經實係致命之所尤宜早治然早治而不大補氣血徒用化毒敗火之劑少少輕療治陽症尚有變險之害況原是陰虛火發之症又何以濟哉凡生此症多憎寒壯熱七八日可刺膿水黃白色可治以其屬陽也如黑色稀水乃陰症也大惡若發渴者即死以上數症皆起于積想在心謀慮不決鬱怒不已致火旺蘊結日久乃發也故形多堅硬頭多隱伏未潰先黑未膿先腐不得外發內攻而死也

護耳散毒湯　巫真君傳治左右耳後陰陽疽癰

金銀花二兩 當歸一兩 麥冬一兩 蒲公英三錢
甘草三錢 桔梗二錢 半夏二錢 川芎五錢 水煎服
二劑輕六劑全愈未潰者三劑全散如是陰症色
紫黑者加人參五錢 生黃芪二兩 一劑即散已潰者
十劑全愈

耳前發

耳前發者發于兩耳之前乃懸釐客主人之穴也雖曰耳
發實生于耳之外非生於耳之中按二穴屬足少陽膽經
是經多氣少血且二穴又在面之旁尤少血之處故生癰

最難愈且穴雖屬少陽而地近于耳豈有耳不逝及之理況耳為腎之竅懸癰皆主人乃膽之經而膽乃腎之子也子為火毒所燒腎母常忍坐視必求相援而膽子畏火毒之逼必遁入母經絡以避其害未必不遺禍于母家也故治之法瀉膽之火毒尤宜補腎之精水倘瘡口高突乃陽火陽毒盡發于外也不必憂慮設五六日後漸長漸大形如蜂窩皮紫飽黑痛如火炙十日內刺之有膿者尚可望生或刺之無膿惟有純血流而不已本少血而又傷其血則木必尅土脾胃大壞不思飲食或食而不知其味此入

險之兆也二十四日之後恐不能保其生也此症或發于左或發于右其危險同之能于初發時急救之皆可慶生也

顧耳湯　巫彭眞君傳治耳前初發惡疽

柴胡二錢　白芍三兩　金銀花二兩　熟地二兩

當歸一兩　天花粉五錢　生甘草三錢　水數碗煎一碗半

飢服一連二劑至散若十日之後此方救之亦可生然脾胃一壞恐難救矣

鬢發

鬢發者發于左右之兩鬢乃頭維下關之穴也發疽屬手少陽三焦相火薛新甫云是肝膽之火或風熱也不可為訓但忌用灸尤忌見膿查頭維下關之穴本屬足陽明胃經之穴初起之時大如赤子次後漸大四圍高突頭面眼鼻俱浮此陽症也且兩鬢又近于太陽乃陽之位也似宜作陽症治之但雖是陽症往往有變為陰症者所以治陽又宜加入陰分之藥以預防其變若已潰破爛更須陰藥倍多于陽藥則陰之正旺自然陽之邪難變也倘脈中恍惚或吐逆不止此陽症變陰亦死症耳不可謂胃經是多

氣多血之府而輕用散劑也

理鬚湯　岐天師傳治兩鬢生疽無論已未潰爛皆可治之

金銀花三兩　白芷二錢　川芎一兩　當歸一兩　夏枯草三錢　水煎服未潰者二劑即消已潰者四劑全愈

蒿草飲　伯高太師傳治鬢疽

青蒿一兩　玄參一兩　生地一兩　川芎一兩　夏枯草一兩　細辛一錢　蔓荆子一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

劑愈

臉發

臉發者發于面上左右四白巨髎之穴也有生于鼻柱上者雖屬于肺亦風熱也按四白巨髎在淚堂之下鼻之兩旁此二穴雖屬足陽明之部位然陽明之經最易動火使無陰相濟則其火一發多有不能止遏之時往往變生不測故此二穴生瘡亦大可畏倘初起之時色似黯黯其形漸大或生子母之瘡八九日即有亡者可見此瘡亦宜急治補陰以濟陽內托而兼化毒實善治之法也

護顏湯　巫彭眞君傳治臉旁鼻外生疽

玄參一兩　當歸一兩　金銀花二兩　瓜蔞半個

生地一兩　石膏三錢　白芷二錢　半夏二錢

黃芩一錢　水六碗煎一碗服五日內自散

對口發

對口發者發于風府瘂門之穴也正對于前唇口故以對口名之乃督脈之火毒也夫督脈何以有太毒乎蓋督脈起于尻骨過命門夾脊而上透于玉枕玉枕之穴近于泥丸泥丸之穴最惡腎火之燒最喜腎水之潤也玉枕之穴

與泥丸宮正相同乃唇齒之穴也玉枕知泥丸喜水而不喜火遇水則引而上昇遇火則閉而不納腎火至玉枕而不納勢必停留于玉枕之外而風府瘂門正其穴也故久留而不散遂結成火毒而生癰矣此症之生本是凶症然而生于對口者猶輕生于偏旁髮際天柱穴間者爲更重初發之時急宜救之蓋天柱屬足太陽膀胱之經雖多血少氣然其地上近于腦不可作陽癰治之況此處生癰多現無數小瘡口以惑世人不知從何處覓頭急宜消之若少遲恐毒入于臟邪熱上攻不可救矣夫陰陽二毒俱可

瘡何可遲延等待令其皮破膿潰而後治之乎迨乎瘡口赤腫或變為紫黑發寒發熱毒勢大橫動刀而無膿用鍼而流血迸噴落首追悔不亦遲乎故吾願人于二三日前而早用大劑於補血補氣之中益之散毒散火之藥以急治之也

加味三星湯　巫彭眞君加治陽疽

金銀花二兩　蒲公英一兩　生甘草三錢　玄參一兩　水數碗煎八分服二服即消陽疽已破者三服服盡生肉

加減聖神湯　巫眞君加治陰疽

人參一兩　生黃芪一兩　當歸五錢　金銀花三兩

白芥子三錢　附子一錢　一二劑止血生肉六劑全愈

加味三花湯　巫真君加治對口初起

當歸二兩　川芎一兩　天花粉三錢　紫花地丁一兩

甘菊花五錢　水煎服二劑全消

或用生甜菜一把搗　加酒釀少許同敷瘡口乾即易之亦頗效然可治陽症也若陰症難於吾以為甜菜非四時之物不若前三方可頻得也世有奇方非余所知

目銳眥下發

目銳眥下發者發于瞳子髎左右之穴也瞳子髎屬足少陽膽經下循聽會上關上抵于頭角乃膽經之盡穴也膽經氣多血少生癰本難速愈況逼近于銳眥未有毒久不上熾于目者況目乃肝之竅也膽與肝爲表裏膽病則肝亦病肝病則目有不病者乎目病則肝益病矣膽肝兩病非陰陽皆病乎倘是陽非陰則瘡口必赤腫有膿而痛倘不痛而作癢口中大渴心中悶亂瘡口雖破有血無膿顏色青黑瘡作蛀孔狀血出不止此陰症也陽主生而陰主

死然早治之亦可救也

亟眞君傳二甘散治瞳子髎穴生陽疽

黃連二錢 龍膽三錢 蒺藜三錢 白芍五錢

天麻二錢 荊芥二錢 甘菊花三錢 甘草三錢

忍冬一兩 水煎服食後服二劑急治可散

亟眞君傳蒺藜金銀散治目銳眥下生陰疽

蒺藜三兩 芍藥二兩 當歸一兩 金銀花二兩

人參五錢 肉桂一錢 玄參五錢 麥冬五錢

車前子三錢 熟地一兩 水數碗煎一碗急服早治則

危可變爲生

顋發

顋發者發于頰車大迎之穴也或發于右邊或發于左邊或左右兩邊同發單發似輕雙發似重然而雙發而軟者雖重而反輕單發而硬者雖輕而反重蓋軟則尚可飲食硬則牙關緊閉食物難進也論頰車大迎之穴乃足陽明胃經之穴也人生以胃氣爲本凡病有胃氣者俱可望生况原是胃經之病而胃可自病乎胃不自病則頰車大迎之穴斷不生癰因其胃中之火過盛而勢不自安于下乃

上騰于面而生瘡及至生癰生瘡而臟內之火少息則胃氣有生發之機尚不至于殞滅也否則火不息而毒愈熾見食則惡或得食則嘔皆死兆也倘癰破無膿牙關硬如石顙于進食瘡口狀似蜂窠銜涓惟流黃水則十無一生以其胃氣之絕也

巫眞君傳連翹野菊散治顋生癰初起

連翹五錢 野菊三錢 桔梗二錢 石膏三錢

地榆三錢 當歸五錢 甘草二錢 玄參一兩

金銀花二兩 水煎服

唇發

唇發者唇上生瘡毒也或生于口角之旁或生于上下唇之際不必問其大小總皆脾胃之火毒也治宜急而不宜緩治之早則易散治之遲則難痊以毒久熾炎兩唇腫大艱于進食往往有廢爛而亡故治之必須急也然急瀉火毒而不附之健脾益胃之藥則脾胃損傷雖散毒而毒轉不散也此護吻湯之神以其散毒消火而仍不損傷脾胃之氣故建功特奇至于繭唇治法少輕其形似繭然亦脾之病也經云脾氣開于口脾之榮在唇乾燥開裂白皮皺

揭宛如蠶繭始起小瘤如荳大隨消隨生漸漸腫大合而爲一原有寸許或如楊梅或如芝菌繼本于七情六氣總因腎火枯而脾火熾也用歸脾養榮治于內以金銀烙于外亦易愈也此症婦人多生之用四物湯逍遥散合治爲佳外先以覓茶散搽之後以生肌散摻之自瘥

甑汗方　准繩治唇瘡

以甑上滴下汗傅之累效如神

又方

以白荷花瓣貼之神効如開裂出血者即止

護吻散　治唇吻生瘡毒

紫花地丁一兩　麥冬一兩　玄參一兩　夏枯草一兩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

歸脾養榮湯　世傳治繭唇

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

茯苓　陳皮　柴胡　甘草

麥冬　升麻　山梔子　桔梗

黃芪　白朮　防風　牡丹皮

黃栢　知母　婦女加澤蘭　香附

玄胡索水煎服

莧茶散　外治唇繭先用烙鐵艾火內燃燒通紅蘸

患處五六次後數此藥

莧菜陰乾燒灰三錢　銅青二錢　枯礬二錢　輕粉一錢

雄黃一錢　雞內金二錢　麝香一分　孩兒茶二錢　為細末

麻油調搽明日再用甘草煎湯洗淨再烙以平為

度後用生肌散用烙鐵時要擇吉日不犯尻神避

畢隨藥搽之不再生除根矣

生肌散

花蕊石煅二錢孩兒茶二錢雞金二錢飛丹一錢水飛
乳香二錢血竭二錢紅絨灰一錢黃連一錢爲細末
加氷片一分乾即摻之

肩臑發

肩臑發者發于肺俞與户之間靈樞曰疵疽俗名之搭肩也此處屬手足太陽之經有串無串者易治有串者難治蓋發于左者多串發于右亦有無串而左右同發者與發于背之正中者不相上下也當觀善惡以定吉凶與發背治法相同亦須分陰陽而用托裏疎下之法倘是險症以

治陰之法治之不可慢也要在臨症之時辨別之明而用藥之斷也

紅消散　巫彭巽君傳肩臑生陽癰

紅內消三錢　秦艽二錢　蒼耳子三錢　紫花地丁五錢

石葦二錢　天花粉三錢　天門冬三錢　羌活二錢

炙甘草三錢　當歸一兩　水煎服初發者二劑即消已潰者不可服

治陰散毒湯　巫公傳治肩臑生癰已潰陰症

生黃芪一兩　當歸一兩　熟地二兩　金銀花三兩

生甘草三錢 附子一錢 水煎服連用數劑倘口健思
食夜臥能安即生否則死也

腎俞發

腎俞發者發于腰之上命門之旁乃膀胱之經穴也然其穴逼近腎堂雖膀胱之部位實即腎之部位也此處斷不可生癰而癰之生者無不由于多服金石熱藥及膏粱厚味又不忍輕易泄精遂忍耐而戰及至精欲下走之時或提氣縮龜不使其遂泄腎不得出于精宮欲仍回舊宮而腎不受乃壅于皮膚變爲毒而成癰也凡癰俱不可輕用

攻劑况腎有補而無瀉更宜用補然腎得補而氣旺氣旺則火毒難留而易散也設於補之中而益之托裏解表之味誰謂腎癰即不可治哉惟因色而成癰復成癰而犯色未有不死者矣至于氣惱亦須同忌以肝為腎之子肝有怒氣必耗腎水腎虛復耗者必難痊然終不及犯色慾之凶為更烈也

補腎祛毒散　巫眞君傳治腎俞生癰

忍冬藤四兩　熟地三兩　豨薟三錢　天花粉二錢

草烏頭二錢　肉桂二錢　水煎汁一碗空腹服未破者

二服即消已潰者即去黑糊十服乃愈

腰下發

腰下發者發于兩腰之下乃膀胱中脅之俞穴也初起時發熱焮痛百節疼痛昏沉不知人蓋膀胱與腎有同毒發于膀胱與毒發于腎經其輕重必異然膀胱之氣一壅腎之氣而行膀胱中脅之俞穴生癰必腎中先自有火毒也火之有餘必水之不足邪之甚旺必正之大虧水不能濟火正不能祛邪恐有倒陷之禍倘有膿無血此症足以敵邪水足以濟火也無難治療如無膿出血水流而不收口

者此無陰之兆也必大補其精而內托之始有生機否則難治

九靈湯　伯高太師傳治腰眼生疽疼痛

熟地二兩　山茱萸一兩　白朮二兩　防巳一錢

紫花地丁一兩　荆芥炒黑三錢　生地五錢　丹皮五錢

生甘草三錢　水數碗煎一碗服一劑輕四劑全愈

兩治散　岐伯天師傳治腰下發麻昏沉疼痛

白朮一兩　杜仲一兩　當歸一兩　金銀花三兩

防巳一錢　豨薟草三錢　水數碗煎服一劑輕二劑痛

止五六劑全愈若已潰甚者多服自愈

洞天奧旨卷之五終